

中學校適用

新制

國文教本

三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年八月九日發行



編者

閱者

發行者

印
刷
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
福州路轉角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西安汕頭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潮州安慶桂
香港廣州衡州南寧梧州梧州梧州梧州
東昌廈門蘭谿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梓潼謝无量

杭湘
縣陰
姚范
漢源
章廉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新制）
國文教本
（全四冊）

每冊定價銀五角五折實售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滙費)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

布面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本編於各界交際普通文件應有盡有體格完備極合時用家置一編俯拾卽是酬世之書允推爲善本列目如下

一文詞類 二函牘類 三聯語類 四幃額類 五帖式類 六契據類 七簿票類 八備攷類

現行公文程式例解

毛邊紙二冊 定價五角

- 一本書編輯之主旨在使未習公文者有研究之途徑已習公文者得參考之資料
- 一本書首錄公文程式令次列公文作法公文用語計六十一則次依公文程式分十三章逐類舉例并逐類選錄公文俾閱者於詳悉體裁之外更得公文之絕好模範
- 一所載舉例於公文式例無不詳舉如咨文中之咨明咨請咨送咨查咨復咨催等是
- 一選錄之公文其內容事實均取其不相同者
- 一文中關鍵之處均加按語詳爲說明
- 一公文遇手續繁複之件均於文中用括弧劃其起訖并加夾註說明
- 一呈文一類凡舉例錄文均特別加詳期合普通社會之實用

新制
國文教本 第三冊

目 錄

惠士奇訛言 唐甄尙樸 李夢陽原壽 歐陽修本論 劉禹錫天論三首 劉

峻辯命論 李康運命論 仲長統理亂篇 賈誼過秦論錄一

蕭大圓言志 仲長統樂志論

蔡邕篆勢 班固奕旨

右第一編論著之屬十五首。劉勰雕龍。以彌倫羣言。研精一理。乃謂之論。後世文人。或媿此指。范蔚宗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唐宋下造論。時見事盡情急之累。粵稽六代之士。又苦語有牽移。今必擇連詞不流。而倫理無爽。起近世至賈誼得十餘篇。樂志放言。所以章論之異體。奕旨篆勢。其諸猶研精一理者與。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杭世駿全謝山結埼亭文集序 曾鞏戰國策目錄

序新序目錄序 梁肅遊雲門序 盧藏用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任昉王

文憲集序 皇甫謐三都賦序 郭璞山海經序 劉向戰國策序 桓寬鹽鐵論

雜論

右第二編序錄之屬十一首。序者。論之流也。誼在次事。故謂之序。桓寬次鹽鐵論。終乃序事之大意。猶命曰論。知其本矣。世尤好劉向所作。最有義理。後曾子固頗擬其體。至若任彥昇序王文憲集。亦不失次事之旨也。近世取杭大宗張皋聞二篇。則惟其詞欲有倣於古耳。

陳維崧上龔芝麓先生書 唐寅與文徵明書 蘇軾答李端叔書 張詠答王觀

察書 李商隱別令狐綯拾遺書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李白上安州裴長

史書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褒與周處士書

吳均與朱元思書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趙至與嵇茂齊書 應璩與滿公琰

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曹植與楊德祖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吳質答東阿

王書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李固與黃瓊書 揚雄答劉歆書 楊惲報孫

會宗書

右第三編書牘廿二首。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於簡牘。足以昭憤悱之情。見從容之致。子雲之答劉歆。或謂爲譽急。子功之報會宗。竟坐於詛謗。是故心聲獻酬。可以觀德。建安之際。則言有節文。六代以還。則詞多婉約。若夫李白之投長史。仇而不屈。子厚之抵孟容。怨而不怒。玉溪激厲於令狐。子瞻敍懷於端叔。凡茲所錄。莫不極文采之辨麗。暢氣體之優游矣。近世亦取子畏其年二首。然非其至也。

董基誠代撰三水縣重修學宮碑記 胡天游刻田單將軍碑陰 李夢陽禹廟碑

蘇軾表忠觀碑 舒元興陶母墳版文 皇甫湜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尙書昌黎

韓先生墓誌銘 李觀項籍碑銘 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李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梁簡文帝陶貞白先生墓誌銘 邯鄲淳孝女曹

娥碑 蔡邕郭有道碑 陳太邱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失名氏楚相孫叔

敖碑

右第四編碑刻之屬十五首。碑碣之製。當以崔蔡爲宗。齊梁則失之深豔。唐代尙多

取法漢世。而昌黎始小易古法。後世爲文。益趣淺薄。希足昭紀鴻懿者矣。本此意錄近代已上尤美者數首。

唐大陶海氏廟記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孫樵龍多山記 韓愈燕喜亭

記 陶潛桃花源記 王粲荊州文學記 漢修西嶽廟記

右第五編雜記七首。記亦紀事之作。然文選不列其類。雕龍不著其說。大抵自唐以來始盛。今錄漢西嶽廟記及王粲荊州文學記二首。雖體附於刻石之文。亦可徵立名之源矣。陳師道曰。韓退之作記。記其事。今之記乃論也。自退之以下。亦稍擇文近雅者。

劉令嫺祭夫徐敬業文 陶潛自祭文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曹植王仲

宣誄并序

右第六編雜文四首。古者文誄之作。詞旨必修贍可觀。而情寄自深。後世務放決其辭。非古法也。

右第三冊錄近代至漢文七十四首。夫由今溯漢。所謂文體之變多矣。詞旨所尙。既

有不齊。輓近學者。遂立駢散之號。分轍異轅。莫相爲貫。然明達之士。獨竊以爲不然。乃若姬傳表喻於陰陽。申耆綜論於奇偶。自曾滌生猶秉斯義。知二者之一致。非可強殊者矣。後世爲文。雖不乏明俊。而罕能閱博壯麗。當稍稽唐已上。馴至於漢。求諸其本。而深以蓄之。蓋有不發。發則沛然不可禦也。茲編始近代。遠依乎二京。所錄雖時涉繁縟。必其立意徑直可觀。又諸體類。往往有先後相起。讀者於此。繹其遷變。索其指歸。則成業不難矣。

新制 國文教本 第三

第一編 論著之屬

惠士奇訛言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讙走塵起。百官或輟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

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兵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溫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門。秦之亡也。以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

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詭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唐甄尙樸

孫子問於唐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何由而治乎。唐子曰。毋立教者。毋設率形。使民日由善而不知。孫子曰。請聞其要。唐子曰。其尙樸乎。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中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尙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矣。孫子曰。民旣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則民之趨於奢也。亦如水之下壑也。何以能逆而反之乎。曰。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鑑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尙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斬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斬。以

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尙褐也。則賈爲之也。縠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況太僕哉。況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倂。卑宮室。廢苑囿。捐差品。卻異獻。君旣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尙。賤之所慕也。貴尙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敎之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是敗類之人也。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婬直亂正。使之尙浮夸而喪其實。是敗類之人也。此二者表僞之旗也。雕樸之刃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也。唐子曰。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

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若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服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也。

李夢陽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礪。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於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修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蛀。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卽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

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歐陽修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知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

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佛道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劉禹錫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攀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礪芒，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尙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